



娘 丹

著 夫 多 里

彼、里多夫 著

丹娘

一個游擊隊女英雄的故事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在維列亞城附近的彼得利舍渥村，德寇慘殺了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女游擊隊員。

她是誰？她是何地人氏呢？在彼得利舍渥村尚未發生這幕悲劇以前不久，有一個在維列亞區活動的游擊隊員在森林中遇見過這個少女。他們曾共同一塊在游擊隊匿居的土房內烤過火。這少女自稱為丹娘。從此以後，當地的游擊隊就再沒有見過她的蹤跡了。但他們却知道，在離此不遠的某個地方，有一個英勇練達的女游擊隊員丹娘在與他們一同動作。

這是莫斯科極端危急的時日。

德寇於十一月十六日向我國首都開始的總進攻，此時已達其登峯造極的境地了。敵人包抄莫斯科的兩翼已深入腹地，而進到了莫斯科——窩爾加運河區，佔領了亞合羅馬，砲擊塞爾普希夫城，一直進逼到加史拉和熱拉依斯克等城市。

郭利村諾站和斯霍得雅站前面的別墅地帶已變為戰場，莫斯科已可聽到轟隆的砲聲了。然而敵人的這些暫時勝利並不是輕易得到的。茹可夫上將的軍隊對敵人給予了最強有力的抵抗。德寇向前的突進，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到十二月初，敵人的力量已是萬分疲憊了。敵

人在十一月舉行的進攻銳氣已經大爲消失了，紅軍的最高指揮約、維、斯大林已準備好給敵人一個出其不意的迎頭痛擊。

在侵略者佔領區內活動的游擊隊幫助着紅軍來消耗敵人的力量。他們迫使德寇拋棄溫暖的住房而逃到冰天雪地中過活，他們破壞着交通，毀壞着道路，攻擊敵人底小部隊，甚至法西斯蒂底司令部，給蘇維埃部隊進行偵查的工作。

莫斯科挑選了許多敢死的志願軍人，並派遣他們透過戰線去幫助游擊隊的工作。丹娘就是這個時期內出現於維列亞區的。

一個不大的四周都是森林的彼得利舍渥村內擠滿了德國軍隊。在這裏駐紮的馬隊盡量嚙食着集體農莊莊員勞動所獲得的草秣。在每所房屋內都駐紮有十名至二十名兵士。房主人們則被擠到灶頭上和屋角裏棲身過活。

德寇奪去了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一切糧食儲藏。特別殘忍的，是該部隊中一個翻譯。他所加於居民的凌辱比任何人都厲害，簡直不分老幼的見人就打。

一天晚上有個人將德軍的野戰電話線盡數割斷了，並且很快地又把那拴有七十四匹騾馬的德軍馬廄燒毀了。

次日晚上，這個游擊隊員竟又潛入鄉村中來了。他悄悄跑到敵人騎兵部隊二百匹騾馬所在的馬廄。他頭戴皮帽，身穿短皮襖、棉褲和毡靴，背着一個口袋。當走近目標時，他就把握

在手裏的手槍插入懷內，從口袋裏取出汽油瓶把汽油洒上，然後就彎着身子去擦火柴。

正在這個當兒，一個哨兵却靜悄悄地跑到他的跟前，而從後面將他抓住了。游擊隊員用力把德兵推開，立即掏出了手槍，但還未來得及開槍，就被該兵把槍擊落於地而發出警號了。

這才看出原來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身材高大，膚色黃黑，在黑色的濃眉下覆着一雙漆黑而靈活的眼珠，頭上的黑髮截得短短的往後披着。

兵士們都帶着一種興奮的神情在那裏東奔西跑地忙着，據這房子的女主人瑪利亞、謝多娃說，當時所有德寇都三番五次的說着：女人當游擊隊，女人當游擊隊。他們脫去了她的衣服用拳頭來痛打她，經過二十分鐘的功夫，他們又把這個遭受毒打的，赤着腳的，只穿着一件襯衫和一條短褲的姑娘通過全村，押至司令部的所在地——沃羅寧所住的房屋中去了。

司令部已經知道抓住了女游擊隊員的消息。並且已預定了處置她的辦法。丹娘還沒有被押到，該司令部翻譯就已與高采烈地向沃羅寧夫婦宣佈，說他們明天早上就會把這個女游擊隊員絞殺示衆。

丹娘被押到了。飭令她在板鋪上坐下。在她對面的棹上擺着有電話機，打字機，無線電收音機和司令部底各種文件。

軍官們都來到了這裏。房主家裏人都被趕到廚房裏去了。當老太婆的腳步稍微緩慢一點時，軍官就大聲的叫喊說：老媽子快滾蛋！……並在她的背上使勁地撞了一下。而且就連翻譯也

被趕出了。職位最高的一個軍官親自用俄國話來審問丹娘。

沃羅寧夫婦雖被關到廚房裏，但却能聽見在屋內所發生的一切。軍官所追問的各個問題，丹娘都毫不遲疑，大聲囁強地加以回答。

你是什麼人？——軍官問道。

我不告訴你。

昨天放火燒馬廐的是你麼？

是的，是我，

你的目的何在呢？

消滅你們。

沈默了一會兒。

你是什麼時候透過戰線到來的呢？

禮拜五。

你來的太快。

難道我要誤事不成嗎？

軍官向丹娘發問說：是誰派來的，有誰同行。要她供出她的朋友來。隔門可以聽見她的回答：不，我不知道，我不說，我決計不說。此後就可聽到皮帶的聲音並且還可聽到怎樣一鞭緊

接一鞭地打着皮肉聲響。過幾分鐘後，一個年輕的軍官從那裏跑到廚房內，把頭垂到掌裏，閉起眼睛，塞住耳朵坐着，一直坐到審問完結時爲止。其殘酷的狀況就連法西斯蒂底神經也支持不住了：

四個男人解下了皮帶來打一個姑娘，據房主人計算，一共鞭打了二百多下，但是丹娘並未發出一點聲息。過後仍然回答說：不是，我不說；只不過是她的聲音較先前嘶啞了些。

在沃羅寧家裏拷問丹娘至兩點鐘之久，審訊後把她帶到庫里克家裏去了。她照舊赤身露體的在德兵押解之下，赤腳在雪地上行走着。

當把她帶進屋裏時候，房主人在燈光下看見了在她頭上有一塊青傷，手上和腿上都滿佈傷痕，她幾乎喘不過氣來，頭髮蓬亂，黑色的髮簾緊貼在她那高高的出着大汗的額骨上。兩手被繩子背綁，她的嘴唇咬得出血浮腫了。這大概是她在敵人們想苦打逼供的時候自己用牙齒咬破的。

她坐在一條凳子上。德國衛兵却在門旁站着，庫里克夫婦躺在爐灶上看着抓來的女犯人，她很安靜地一動也不動的坐着，後來她才開口要水喝。庫里克從灶上溜下來，剛才走到水桶近旁，衛兵却已搶在先頭，抓住棹上的火油燈，走到丹娘底跟前，將油燈塞進丹娘底嘴唇，她是想說，要給她喝的不是水而是火油。

庫里克就來替丹娘哀求了。守衛兵把她罵了一頓之後，才勉強的表示讓了步，於是她就盡

量地喝了兩大茶碗水。

不一會住在這房子裏的兵士們就把姑娘圍繞了起來任意嘲弄。有的用拳頭來打她，有的用擦着了的火柴來燒她的下顎，甚至有一個兵還用鋸子來從她的背脊上劃過。

庫里克夫婦竭力向他們請求別侮辱姑娘，請憐憫住在這裏的小孩，可是他們的請求一些也沒有發生效力。

直到嘲弄夠了的時候，兵士們才走去睡覺。於是守衛兵就持着槍命令丹娘起來向外走。他沿着街道走在丹娘的後面，並把槍刺幾乎緊貼到她的背上。赤足裸體的姑娘就這樣地被這野獸帶在雪地上來回的徘徊一直到這野獸自己凍得發抖，而想回到暖巢時才罷。

這個看守丹娘的衛兵的班期是從晚上十點到晚上兩點。他每隔一小時就把丹娘帶到外邊去徘徊十五至二十分鐘之久。在這可怕的夜間散步時刻丹娘還受過些怎樣的侮辱和怎樣的痛苦，是誰都不知道的……

直到在這個崗位上換來了一名新的衛兵，方才准許這個不幸的丹娘在木凳上躺一躺。庫里克底女人就乘機同丹娘講起話來。

——孩子，你是什麼人呢？——她問道。

——你問這個幹什麼？

——那末你從那兒來的？

——我從莫斯科來的。

——有父母嗎？

丹娘沒有回答。

她毫不動彈地一直躺到早晨，再也沒有說什麼了，甚至哼都沒有哼一聲，雖然她的雙腳已被凍壞到痛不可忍的地步。

她在這天晚上在兇惡敵人嚴密監視中究竟睡覺沒有和想了些什麼，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早晨兵士們就開始在村子的中央樹起絞架來了。

庫里克底女人又重新同姑娘講起話來：

——前天是你作的事麼？

——是我：燒死了德國人沒有？

——沒有。

——可惜，那末燒掉了些什麼呢？

——燒死了他們許多的馬匹，聽說還燒掉一些武器……

早上十點鐘的時候來了一些軍官。其中職位最高的一個又開始詢問丹娘：

——你說，你是誰？

丹娘沒有回答。

——你說斯大林在什麼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丹娘回答說。

房主人未曾聽到繼續審問的情形，因為他們已被趕出屋子，只在審訊完了以後，才把他們放回屋裏。

德寇們取來了丹娘底衣服：短衫，褲子，襪子等等。其中也有她所攜帶的行囊，在裏面還裝着有白糖、火柴和食鹽等物。帽子，短皮襖，絨線衣和毡靴等物却已經不見了——它們已經被軍士們分贓了，而手套却被軍官廚房底廚夫拿去了……

丹娘開始穿起衣服來了，庫里克夫婦則幫助她把襪子穿在凍得發青的腳上。在丹娘的胸前掛着由她身上搜出來的汽油瓶子和一塊寫有放火燒屋犯幾個大字的木板。就這樣把她帶到那樹有絞架的廣場上去了。

刑場的四周，站有十來個手持馬刀的騎兵。還有一百多個德國兵和幾名軍官環繞着。曾下令當地居民到場參觀執刑，可是來的人很少，而某些到場的人們，爲的不願作這種可怕的殘暴獸行的觀衆也都暗地裏各自四散回家了。

在絞架下面堆疊了兩個箱子。劊子手們把勇敢的丹娘舉在箱子上，然後便把繩扣套在她的頸上。其中一名軍官——德國人是很喜歡拍照死刑和拷打的——就開始用他的「科大克」式的照像機來向絞架上的目標對光，——執刑官對於執刑的兵士使了一個眼色——稍微等待一下的暗

丹娘就用這個機會以其宏亮而清晰的聲音來向集體農莊的男女莊員們喊道：

——哎！同志們呀！你們爲什麼看得這樣的不快活呢？更勇敢些起來進行鬥爭吧，打死德國法西斯蒂，燒死他們，毒死他們吧！

站在她旁邊的德國兵揮着手像是要打她，或者要堵塞住她的嘴，但是她却推開他的手而繼續喊着說：

——同志們！我並不怕死，爲了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很榮幸的：

軍官將絞架從遠方和近處都拍照過了，此刻他却想來照它的側面，劊子手們很着急的看了監刑官，該監刑官便對軍官喊叫說：快點結束吧！

此時丹娘就轉向監刑官，對着他和德國的兵士們繼續說道：現在你們把我吊死，但我並不是孤獨無援的。我們有着二萬萬的人口，你們是不能把我們全都吊死的。他們是會替我報仇的。兵士們！別遲延，投誠吧！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站在曠場上的俄羅斯人民都流淚了，有的把臉轉過去，背向絞架，爲的避免目視這快要發生的慘劇。

劊子手使勁的拉着繩子，於是繩套就緊緊在丹娘的喉上。但她用着兩手將繩扣解鬆，用脚尖站起來，緊張其一切力量高喊道：

——同志們！告別了！努力奮鬥，別要害怕吧！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是一定會來的！……

劊子手用力用鉄釘鞋來推着箱子，於是放在踏得滑溜溜的雪地上的箱子就吱吱地發起響來。在上面的木箱也就隨着底下木箱之移動而轟然墜地了，人羣急忙向後退開。忽地有人發出了號泣的聲音，森林四週都好像同情似的，連連發出號泣的應聲。

丹娘是被敵人擒獲住而慘死於法西斯蒂的絞架上的，她至死並未說出一句叫苦的話和洩漏出自家的同志。她忍受一切痛苦而死，真不愧為英雄，真不愧為在任何時候都不屈服於人的偉大人民底女兒。她的名字是會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

廣場上的人很快地就走空了。人們都匆忙地回了家，在這一天如沒有萬分必要的話，是誰都沒有再出門了。而那些必須經過絞架跟前走的人們也都低着頭來邁步地走過去了。

丹娘底屍體在風雪交加的露天裏整整地吊了一個月。當德國部隊過村落時，蠢笨的德國兵們就圍繞着絞架佇立觀看，久久不去並用木棍子去戮屍取樂，時作哈哈之聲。然後他們才繼續出發前進，因為在離彼得利舍渥村幾個公里的地方，又有着新的玩藝兒在那裏等待着他們去取樂。這裏，在本區醫院底房屋近旁弔着有兩個被德寇所絞殺了的男孩屍體。他們就是這樣的沿着那被血所淹沒，被絞架所充塞，而報仇啼聲遍野的俄國土地上走着。

：在元旦底前夜，那些喝得爛醉的法西斯蒂們繞着絞架把丹娘底衣服脫個精光而又放肆地

把她的屍體侮辱了一頓。這被刀棍刺斃得體無完膚的屍首又在村莊的中心吊了一天，直到元旦的晚上翻譯員才傳令當地居民去把絞架鋸掉。村長召集了些村人，在離村不遠的僵凍的土地裏鑿了一個坑。

這裏，在鄉村的偏僻處有一所初級小學。德寇把它完全毀壞了，拔下了地板，拿地板在農民的住房中架設了木床，而書棹則被他們當作木柴拿來燒爐子了。在這棟破壞不堪的樓房和村緣之間，在稀疏的灌木間準備下了一所坟墓。

那個在頸上還帶着繩子的丹娘屍體是被用一輛雪車載來這裏放在雪地上的，她緊閉雙眼。在她僵死的黑黃的臉上顯出一對黑色的劍眉，長長的絲般的睫毛，緋紅的，閉着的嘴唇和在高額上一塊紫色的血痕。她的美好的俄國人面孔還保存其新鮮完整的模樣。在她臉上顯出一種極端安靜的模樣。

一個挖坟墓的農民曾提議說：也許拿一塊什麼布來把屍體包裹包裹吧？還要幹嗎，——翻譯員怪聲叫喊說——還想向她致敬麼？

青年的屍體是沒經過任何儀式就被葬埋於白楊樹下，樹枝下垂好像低首哀似的。凜冽的雪風則把積雪吹到她的坟上將其漸漸掩蓋了。

很快的來到了丹娘在漆黑十二月天夜裏挺着胸膛去替他們往西開闢道路的人們。

俄國人的這種突如其來的攻擊，使德寇張惶失措地退出了彼得利舍涅。從前德寇愛對集體

農民重複說：你們的莫斯科已不保了！現在他們却做着手勢說，佔領莫斯科已是絕望的了，說俄國人攻打得很厲害，他們德國人已在準備跑回林柏了。他們已在向多洛霍沃方向退却。

德寇退到鄰村格利布磋沃時，就把它放火燒了。格利布磋沃村全被燒得個精光。遭受了火災的人們都一個個的來到彼得利舍渥村尋找安身的處所。而其他被法西斯放火焚燒了的鄰近村落中的難民，也都拖着盛載小孩及殘餘家具什物的小雪車絡繹不絕的來到此處了。

倉惶退却的德寇，只是在第二天才想起了他們沒有放火焚燒彼得利舍渥村的事情來。從格利布磋沃村特派來一支焚燒彼得利舍渥村的隊伍，共有二十四名兵士。可是德國丘八們都不樂意去，他們想：如果我們在這裏逗留太久與自己的部隊失掉聯絡，落到俄國人手裏時，那可怎麼辦呢？於是他們就決計不去焚燒村落，而以連逃帶走的辦法跑過鄉村，用木棍把所有房屋的玻璃窗戶搗毀，然後就匆促的追趕自己的部隊去了。

幸好這些胆怯的丘八沒有膽量去執行其長官底命令。所以在這個地方的周圍還留有一個村落沒被燒掉。因而目睹希特勒寇賊對光榮女游擊隊員施行窮兇惡極行為的人們，得以幸免於難。與她英雄事蹟有關的一切處所，賴以保全。爲一切俄國人所景仰的丹娘底墓地，也得以安然無恙。

勇敢的格涅洛夫將軍底軍隊追趕向西方，向莫賽斯克以及更遠的格少此克和瓦子馬等城市退却的敵人，很快的就通過了彼得利舍渥。但戰士們還是會抽空來到這裏拜謁丹娘的墓地並致

其衷心的俄國人的感謝。並感謝那生養了和撫育了這位女英雄底父母，教育了這位女英雄的教師和以酷愛祖國精神鍛鍊了她的同志。

而那時是會有一位敬愛的長官出而發言說：

朋友，請在瞄準敵人時，記起丹娘來吧。讓一顆子彈也不落空地打中敵人來爲丹娘復仇吧。在打衝鋒時你記起丹娘就會不反顧地衝殺敵人的。用刺刀去刺殺德寇的腸肚來爲丹娘復仇吧！以槍托去打碎亞利安人的腦蓋來爲丹娘復仇吧！以自己的砲彈去把發臭的德國丘八炸個粉碎來爲丹娘復仇吧！別憐惜那不知憐惜爲何物的人們。法西斯蒂——這並不是人。以千百萬敵人的死亡來爲丹娘的死亡復仇吧！

戰士們將在丹娘墓前發出使敵人聞而胆寒的誓言。他們參加戰鬥的時候，每個人都會覺得丹娘是在伴隨他一同參加戰鬥。

不可磨滅的榮譽會傳遍全地球底每一角落的，千百萬的人都會帶着一種敬愛的心情來憶及這個遙遠的，被積雪遮蓋了的小坟墓。而偉大的斯大林也將心神嚮往臨視他所喜愛的女兒底墓地。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追授青年團員——女游擊隊員卓婭、科斯莫鉄勉斯卡婭以蘇聯英

雄的稱號。

丹娘是卓姬、科斯基勉斯卡姬自己想出的別名。無論在受審或同庫利克女人談話時，她都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她只是在森林中與維列亞城的一個游擊隊員會晤時，才說過她叫丹娘。就在這裏她也爲着提防起見而隱瞞了自己真正的姓名。

現時莫斯科少共委員會已查明了這個姑娘究竟是誰的問題。

這就是卓姬、科斯基勉斯卡姬，莫斯科第二百零一號學校第十年級的學生。

她才十八歲，早年喪父，隨同她的母親——小學教員和幼弟一塊兒住在齊米略則夫公園不遠的亞力山大街第七號房屋。魁梧的身材，整齊的軀幹，寬闊的肩膀，一付靈活的漆黑的眼睛和截得短短的黑髮——她的朋友們就這樣般的來描寫其外表的。卓姬是一個沈思易感的人，常在她的黑黃的臉上氾起着鮮豔的紅色。

我們曾聽見她的同學們和教員們講過關於她的故事，看見過她的日記，文章和札記，其中一定會使你驚奇的，就是她的那種勤懇耐勞和那種堅忍不拔，奮鬥到底不達目的不止的精神。每次上文學課，她都讀過很多的文學書籍，並把她所愛好的地方都記載了下來。在數學方面，她是比較差的，所以在課外她還花費了很多工夫來學習代數，耐性地分析每個公式直到完全了解它爲止。